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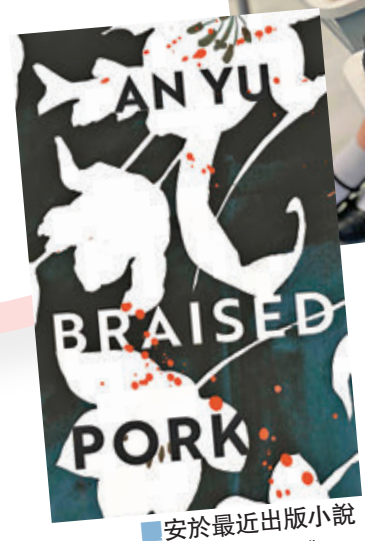
「剎那烏托邦」香港國際文學節 探索文學的幽徑 從校園出發

城市之中，人們談論住房、飲食、出遊，卻鮮見有關文學的話題。雖然常與「藝術」同時提及，於多數人而言，文學不如其他藝術表現形式那樣可視可感，而是若即若離。即使有心步入文學世界，最易接觸的媒介書籍，卻已成為越來越多人拿起又很快放下之物。每年香港國際文學節，是「文學」難得最直接當「登堂入室」的時刻，儘管今年蒙受疫情之困，仍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線上線下活動中以文學的名義相聚，將創作、觀點透過深入各類群體的文學活動帶向公眾，冀望這剎那間的烏托邦，可以喚醒更多心向文學的靈魂。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學生們在校園寫作工作坊中。



安於最近出版小說《Braised Pork》。

讓「現在」與「未來」互相看見

儘管出生和成長於不同的地區和背景，幾位作家都是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對於寫作產生興趣，在嘗試創作中，慢慢走入文學的世界。儘管她們的探索更多是出於「自發」，但均不否認成長之路上如能得到適當的寫作指導及文學教育很有必要。安於剛剛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說，她自言從小學開始寫作，但直到大學入讀創意寫作專業之前，未得到過專業的寫作指導與訓練：「但其實寫作是可以指導的，好作家不一定是天生，因此希望可以在workshop中更多地將自己的經驗教給他們。」在設置工作坊過程中，她回想起自己剛剛開始寫作時的困惑與期望，「那時希望能在不被控制想像力的前提下，有人教我如何將一個句子寫得更好。」於是她以啟發學生想像力為脈絡，拋出一些寫作提示，讓學生試着創造出人物，再將人物從簡單寫到複雜，並以此為起點延伸出故事。

參與工作坊的學生活躍的思維、豐富的想像力和創作的膽量，令幾位作家都不吝讚美。其中不少學生都有自己寫詩、創作短篇小說或劇本，對寫作充滿熱忱。陳思安認為，這些10至18歲的「小朋友」正代表着文學的未來，未來的讀者與創作者都在他們之中：「這樣的workshop對於一個處在創作初期的人有很大幫助，至少提供了一樣『武器』。他們可能希望自己的才華可以建造起『高樓大廈』，但最初要知道『磚石』和『砂土』在哪裏。」

但在如今社會，作家不再是令人追捧的職業，大部分人亦都覺得從事文學創作收入低下，難以被尊重和認可，家長更不會鼓勵子女將寫作作為全職工作。這種邊緣化的趨勢，抹殺了許多潛在創作者成為真正創作者的可能。陳思安說：「所以workshop除傳授他們一些寫作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直接接觸到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通過Schools Programme這種活動，青少年會看見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靠寫作維生的人，寫作也會有好的出路，可能會幫到一些處於興趣萌芽階段的人，下定決心去創作。」陳思安認為，深入校園與學生們進行交流，讓作家得以與這些潛在創作者看見彼此，「總有一天，他們也會成為這個城市文學資源與土壤的一部分。」

創作在校園

作為香港國際文學節的重要部分之一，今年的Schools Programme如往年一樣，請到來自各地的作家進入中學校園舉辦工作坊，指引青少年一同探索寫作與文學的幽徑。四位背景各異的作家陳思安、安於、Tiffany Huang和Lois Orekoya，於早前舉辦了不同主題的校園工作坊，她們從這個校園文學教育的「窗口」，透視了文學從業者培養和文學創作在當今社會的意義。



在Tiffany和Lois引導下的學生寫作成果。



Lois在工作坊中向學生講解。

Lois和學生們分享了她的參與創作的《Black in Asia》。

文學在城市

承載傳達與記錄需要空間

Tiffany Huang是「Spill Stories」平台的創辦人，她今年與22位黑人作家一起完成出版了書籍《Black in Asia》，講述作為有色人種在亞洲生活的真實體驗。今次她與其中一位作者Lois Orekoya合作完成校園工作坊，在創作技巧傳授之餘，亦將種族議題帶入青少年的創作視野。她們認為，一些全球性的社會議題應隨着文學與創作進入校園，促使年輕受眾中發生更多關於這些問題的思索與討論。而文學的存在，正是作為一種用於傳達信息的表現形式。

記錄故事是文學的存在價值

陳思安也持有類似的看法：「如今文學不是一個會被優先考慮的話題，但它的力量就在於，當下發生的一些事情，如何讓我們的後代去了解和思考，或者如何讓你的感受，變為令全世界可以共情的東西，最終還是通過文學。不管去到哪個時段，最能讓大家共情、代入感最強、最能喚起共鳴的內容，應該就是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她也提到今次在全世界疫情陰霾下仍堅持舉辦的香港文學節，其實也是一樣在提示大家，有一群作家在觀察、在寫作、在記錄，將現在發生的一切變成故事，講給更多人聽，「這可能就是文學在所有時代之存在最有價值的意義，尤其是在當下的香港，給我的這種感覺很強烈。」

文學承擔着記錄與傳達的功能，也悄然改變着城市。安於回憶了自己生活過的幾個地方，相異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城市的文學氛圍與氣質也各有特色：充

滿濃郁閱讀氛圍的巴黎，遍佈的舊書店散發着古典文學氣息；摩登現代的紐約，有無數討論文學的空間，以及可以與作家面對面的閱讀座談和分享會……而對於香港，安於認為在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場所之外，政府應當有意識地去創造一些讓公眾可以接觸和感受文學的空間。這與Tiffany Huang和Lois Orekoya的觀點不謀而合，在她們看來，政府應該為公眾提供更多有關文學的「exposure」，唯有暴露於這種「exposure」之中，公眾才有可能遇到突如其來的共鳴，共鳴會繼續推動他們去接近文學，甚至開始創作。事實上，永遠期待公眾去自覺開始閱讀，看起來確實不是一條途途。那麼這種「exposure」，應該具備怎樣的理想形態？作為作家，又應當作出怎樣的貢獻？

安於

在北京出生長大，紐約大學創意寫作學院碩士，現居香港。已出版英文小說《Braised Pork》。



作家簡介

陳思安

作家、戲劇編劇、導演、譯者，居於北京。已出版小說集《活食》、《冒牌人生》、《接下來，我問，你答》等。「聲響」劇讀節創辦及主理人，《翼》女性詩刊執行主編。導演作品有戲劇《隨黃公望遊富春山》、《吃火》等。



Tiffany Huang

生於台灣，「Spill Stories」平台創辦人，致力於收集有色女性個人故事。已以平台發表故事為基礎出版《Black in Asia》一書，現居香港。



Lois Orekoya

《Black in Asia》作者之一，尼日利亞出生，曾在新加坡、中國成都和蘇利南成長，現居香港。



陳思安最近出版了小說集《活食》。



陳思安的「詩歌劇場」，她已將兩本現代詩作品改編成舞台劇進行演出。

形式創新非連接受眾的全部

作家創作的世界廣闊遼遠，展示的空間有時卻十分逼仄。如不以文字呈現，戲劇是另一種接受度較高的表現形式。在香港，戲劇演出並不缺乏，大型劇場長期進行演出的作品通常市場化程度較高，在此之外，還有很多作家、劇團，進行着較為先鋒的試驗創新。陳思安在寫作同時也擔任編劇和導演，近年她展開「詩歌劇場」項目，將兩本現代詩作品改編成舞台劇進行演出，希望用詩歌去拓展戲劇的呈現，也用戲劇打破公眾「詩歌是晦澀難懂」的刻板印象。「對於有些確實無法找到『進入』詩歌世界的人來說，舞台表演確實可以提供一個具象化的體驗，讓他們了解到應該如何去想像和理解；但對於另一些原本就具備理解能力的觀眾，這樣的演出卻可能將他們原本充滿各種可能的想像剝奪得只剩一種。」於是，陳思安開始試着放下將詩歌「推向」觀眾的執念，「無論如何還是要通過作品本身來展示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後面改編和繼續創作的過程中，我不再把吸引受眾作為目標，而是設法將這個舞台劇完成得更好，那麼對於受眾的吸引也自然而然會實現。」

「詩歌劇場」以一種全新形式，拉近了部分公眾與現代詩歌之間的距離。在香港亦不乏作家、劇團等個人和團體，試圖以形式上的創新作為橋樑，以各種奇巧的「外殼」吸引更多受眾接近他們表達的「內核」。但即便有時能夠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項目推進的步伐卻並非像設想的那般一往無前。陳思安認為，純粹靠形式上的創新是無法令創作者與受眾產生真正聯結的，「實際上我們觀察世界範圍內文學的變化，就會發現先鋒的創作、實驗性極強的作品是越來越少，更多的年輕創作者是在想，如何才能講好一個故事。這樣的回流變化其實意味着文學人在自救，他們希望更多人可以通過作品產生共情，然後理解他們的創作，這代表作者必須要用大家看得懂的方式去創作。」

儘管不少作家都曾因自己創作和表達方式上的堅持，與文學商業化的潮流進行過痛苦的拉鋸，但不可否認，文學的意義還是必須要透過觸及公眾內心才能徹底實現。陳思安覺得，創作者應該將形式創新放在一個可控制的容度內，讓文學作品盡可能成為能夠讓更多人理解、接觸的東西，最應該被關注的，始終還是作品的內涵，「我不會對那些傾向於商業化的作家作品有不好的觀感，只要之中有真誠的、能夠打動人的部分；但對於那些外殼新奇有趣但內核虛無空洞的，我也不認為那是很好的作品，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作品有無包含作家真誠的貢獻。」

共情在人間

